

A woman with dark, wavy hair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is the central figure. She wears a dark, possibly fur-lined garment with intricate patterns on the sleeves. A large, white, calligraphic brushstroke graphic, resembl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'九' and '天', is overlai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image.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, warm red.

Novo
land

朱颜记

THE PRINCESS FROM PLATEAU

斩鞍 GE GAO
◎著

朱颜记

THE PRINCESS FROM PLATEAU

Novo
Land

斩鞍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州·朱颜记 / 斩鞍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80228-042-7

I. 九... II. 斩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38016号

九州·朱颜记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

作 者: 斩鞍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沈含颖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05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x1092 1/16

字 数: 175千 印张: 14

版 次: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28-042-7/1·016

定 价: 20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我以为无忧无虑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
如同擎梁山巅亘古不化的雪、
夜北草原终年游弋的风，
我不知道歌舞升平背后
有并吞天下的野心、伏尸百万的杀戮和阴谋诡计的血色狰狞
今天，我就要走向黄金打造的牢狱
我要把我珍爱的一切都留在夜北：
生命、自由与爱情。



主要人物简介

ZHUYAORENWUJIANJIE



朱颜公主：七海蕊，七海震宇的小女儿。

七海震宇：晁朝初年夜北望漠部首领。其时夜北共有七个较大的部落，望漠部是其中之一，七海震宇在七部中影响很大。

青蘅公主：七海怜，七海震宇的长女，七海蕊的异母姐姐，因代夜北遗民请命而被晁帝封为“青蘅公主”，后来成为晁朝越州大都护诸婴的妻子。

翼无忧：在夜北流浪的羽族贵族。

晁高帝：晁朝的开国君主，他出身行伍，百战而得天下。称帝后，他将全部国土划分为九个州，设置都护府，这就是“九州”名称的来源。

界海天：晁初钦天监博士，曾追随高帝二十年，是高帝最信任和倚重的谋士。由于他公开提出了对夜北尚未征服的疑虑，高帝为了掩盖加兵夜北的意图而将其枭首。

谢雨安：晁初蓝衣军统领，卫将军。

诸婴：晁初名将，界海天的儿子，在界海天被杀后被赐“诸”姓，后封为越州大都护。

晁朝：东陆人族（华族）建立的第二个王朝，建立时间与《缥缈录》所描述的胤末时期相隔约一千六百年，存续五百余年后被赧朝取代。晁朝末年，由于云望运河工程引起海水倒灌，形成了地中三海，本来连在一起的九州从此被分割为东、西、北三陆。在《朱颜记》和《青蘅传》故事发生的晁朝初年，九州还是连在一起的一整片大陆，其地理形态与后世有很大差别。

夜北七部：相传赧朝中期，一批失势的宗室贵族东迁至夜北，在夜北高原建立了若干游牧部落。到了晁朝初年，这些游牧部落已经被不断兼并融合为望漠、黑水、图颜、呼岚、素巾、狄别、热河七个大的部落，统称“夜北七部”。

蓝衣和鬼弓：蓝衣是晁军最精锐的骑兵部队，经常在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时刻投入使用，并获得不败的威名。鬼弓是蓝衣中的机动部队，精锐中的精锐。

秋选：夜北七部每年秋天举行的竞技游乐活动。

夜沼：澜州南部的湿地沼泽，整个九州最恐怖的地域之一。那里湖沼和丛林上空飘浮着阳光无法穿透的黑雾，湖泊水波不兴，舟楫不渡，丛林中怪兽横行，危机四伏。晁初的夜沼，面积比后世要大很多，夜北高原以南直到雷眼山几乎都是夜沼的范围。



阅读关键词

YUEDUGUANJIANCI

朱颜记

THE PRINCESS FROM PLATEAU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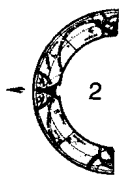
《夜北初录·朱颜海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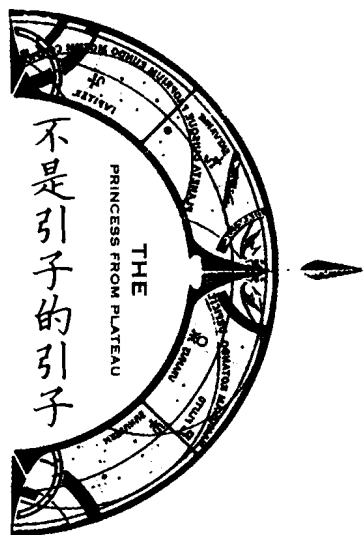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午时，地震于夜北若感峰，坏败地方百里，水泉涌出至九月止，朱颜海乃成。是时声惊千里，晋北五军皆闻。然其势勇烈，未杀一人，奇哉！

《九州山河录·销金河》

销金河是夜北最大的河流，其势汤汤，一路向北。传说古代夜北有七海，其实就是七个高原湖泊，高原融雪多数汇入七海当中。后来七海湮灭，雪水没有去处，都流入了销金河，才有了今天的声势。

夜北本来高寒，没有了七海，草场也就越发贫乏，所以今天夜北能够承载的人口与古代不能相比。如果不是淘金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新鲜的农业技术，夜北居民大概现在也还不过十万。传说中夜北曾有七十万牧人，那种繁荣如今真是难以想象。





《晁史一·高帝纪》

帝起于布衣，平天下，收五族，存亡定危，以安万民，功高海内，史所未有也。诸将上疏请居帝位。遂即位于锁定河之阳。

五月，均分天下州。东设瀛州、越州，北设殇州、瀚州、宁州，西设云州、雷州，中设中州、宛州，各置都护府。

帝曰：『兵乱起于西江，绵延万里，至今三百年许，万民苦甚。今天下同，九州立，当绝刀兵。』时夜北未平，钦天监海天曰：『未可知也。』帝笑不语。海天再问，帝曰：『夜北弹丸之地，况七部乃华族旧王，血脉相通，兵取徒害民也，当善谋之。』遂号令天下，聚九州之金，起河络之民，以铸皇殿五所。群臣说服，唯海天不许。

二年三月，诛钦天监海天殿前。

今天早上起来，父亲的脸色很不好，连我按惯例为他斟好的奶茶也没有动。他就那样握着黑漆漆亮晶晶的牛角杯，看着我帮着母亲烤小羊。

小羊是昨晚刚杀的，抹上了香料和盐在帐外挂了一宿，都吹干了。暗红的炭火一起来，香喷喷的羊油就滴在了炭火上，散发出一阵一阵的蓝烟，好闻得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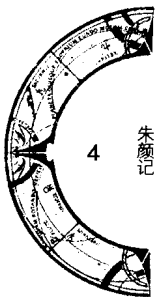
隔着浓浓的蓝烟我也能够看清父亲的面容，他还是那么威风凛凛，可是他的眼角有好多皱纹。父亲老了，他的眼睛里有些我不熟悉的东西，好像是疲倦，又好像是感伤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？

“阿蕊，你过来。”父亲冲我招手。所有的族人都不再称呼我蕊儿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们都管我叫朱颜公主，只有我的爹妈还是用小名称呼我。

“怎么了，爹？”我跪在父亲身边，轻轻捏着他的肩背，“您的旧伤又犯了么？”父亲是夜北最了不起的英雄，他带着族人打过多少胜仗啊！他身上的伤痕好像高天里的流云那样纵横。可是这样的父亲也会老，寒夜过后，他的旧伤都开始作痛。难怪族人都说夜北第一的武士现在是楚夜。楚夜当然很强，可是和父亲比起来他不过还是个孩子。

父亲低着头，轻轻把他粗糙的手掌盖在了我的手上。“没事的，阿蕊。爹不疼。”他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他面前仔细地看，“阿蕊真是长成大姑娘了，比你妈年轻时候还要漂亮啊！”他的口气里充满了溺爱和疼惜。

母亲没有像以往那样接他的话。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夜北最美的女子，大家都那么说，可是母亲总说我比她当年要美得多。她



总是要纠正父亲的话，因为她觉得我比她漂亮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今天母亲只是笑了笑，还是烤着她的羊，那是为昨天到来的外乡客人准备的。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人，可是一定很尊贵，连二十万族人中最高贵的女人都要亲自下厨来招待他们的首领。他们不是从夜北来的，穿着的服装都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华丽威武，我看见族里年轻人眼里都是掩饰不住的艳羨，只有楚夜是淡淡的神色。这我知道，楚夜的眼里反正只有我。

“去吧！”父亲对我说，“不用帮你妈烤羊了。昨天夜里落了霜，草原上一定有初开的雪蓝花了。去好好玩玩，你不是最喜欢雪蓝花的么？”

我早就想听这句话了，要不是父亲早上的神气不好，我早就偷偷溜出去了。妈妈说女孩子家心里要放得住事情，不可以太张扬的，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父亲的话才出口，我已经忍不住欢欣鼓舞了。父亲的大手在我的头发上轻轻抚摸了两下：“瞧你高兴的，去吧！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快，大家都说我笑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还会悲伤，连父亲也不例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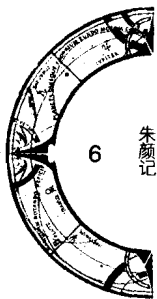
我跑出金顶大帐，快得就像一阵风，把等候在帐外的叶子也刮了起来。她拖着我的手，和我一起咯咯地疯笑着飞奔。叶子是我的侍女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她的父亲是族里的占星师，叶子也学过一些星象。昨天晚上叶子看星星的时候告诉我要落霜了，她还说，有一颗小星昨天特别的亮，那颗小星的名字叫做“休彤”。

“那颗休彤代表的是什么呢？”我问叶子。

“嗯……”叶子用手指支着额头说不出来，我知道她的占星术也就是这么点三脚猫的水平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叶子宣布说，“这颗星星代表的是美丽。说明关于我们朱颜公主的美丽已经传遍了大陆的所有角落，就连将





要盛开的雪蓝花也会传达这个信息。”

“你又瞎说。”我红了脸去胳肢叶子的腰。大家都说我美丽，可是我并不觉得我很特别。和叶子并肩站在销金河边的大青石上的时候，我看见那青石上的积水映照出的是两张一样青春的面容。叶子也是很美的呢！可是她总是拿族人们的赞美来取笑我。

“我没有瞎说啊！”叶子笑得喘不上气来，“具体什么的确记不得了，可是这颗星星真的应该是和美丽有关的。”

哪里会有星星代表美丽呢？星星们代表的事情总是那样的重大，转眼消逝的红颜又怎么值得在夜空中闪耀？何况，这世界那么大，该有多少和叶子一样美丽甚至更美丽的女孩子生活在夜北之外啊！

不管星星怎么说，我们今天都要去找雪蓝花，这是昨天夜里说好的。初开的雪蓝花多么的动人，要是真有星星代表的是美丽，一定也该代表上雪蓝花的这一份。

一边跑着，叶子一边吹了声口哨。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，吹口哨的功夫比男人们还强，又嘹亮又清脆，只是吓坏了帐门口的卫兵。满脸胡子的卫兵抱着长矛一脸苦相，远远地冲我们喊：“朱颜公主啊！这是大王寝帐，你怎么又往这里招它来呢？！”

我们只是笑，不去理睬他，反正他是喊给父亲母亲听的。金顶大帐方圆四百步内不能跑马，这是祖上立下的规矩，可是父亲送我“微风”以后我从来没有遵守过。四百步对于快马算什么？！不过是眨眼的事情。

叶子口哨才响过，微风就到了，它很神气地站在我们面前，蹄子还很不安地刨着地面。雪蓝花开，它也一定该想念它旷野中的小情人了吧！父亲母亲说女孩子不能说“情人”这样的字眼，不端庄，我偏不听。这样的词连弟弟都知道，何必遮遮掩掩的？我还知道微风是个小儿马呢！

我们到草原上去了。



天亮得真早。

帐外的篝火还星星点点地闪着猩红，天边就已经白了一片，毕竟是高原，毕竟是夜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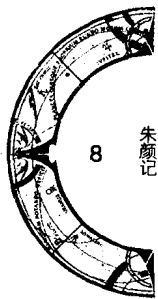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属下都还没有醒来。我能听见他们在帐中的呼吸。那呼吸声一段一段地从被寒风吹动的帐幕中飘出来，比往常要浊重得多了。皮部说，我们这些从“下面”来的人到了这该死的高原上，总要经历这样的苦楚。

皮部自称是夜北最好的骑手，为了证明他的话，他站起来给我们看。的确，他的一双腿是一个圈，骑了一辈子马的结果。正好是晚饭的时候，我的副将言涉坚笑得把满口烈酒都喷进了火堆里，烧掉了他那一把引以为豪的大胡子。烧了也好，打仗的那些日子，我的属下别说胡子，就是头发也留不得。太平了两年，他们就把这些规矩都忘了。

我不知道皮部到底是不是夜北最好的骑手，但是他说我们要受这样的苦可没错。连着几夜我都头疼得睡不着，胸口一阵一阵地发闷，皮部居然说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。什么是更坏的情况呢？我怀疑还有多少“下面”的人到这蛮荒苦寒的夜北来过，皮部又见过多少。这一个多月的旅程下来，我们可是压根儿没有走过什么正经的道路。说真的，这些销金河边的粗俗牧人生存的穷地方，就连我这些好战的属下也没有一丝征服的欲望。

我望了眼被百多名夜北精锐武士严密守卫着的车队，那面神奇的铜镜就在里面。都是因为它，我们吭哧吭哧地跑到这遥远贫瘠的高原上来。下秋叶平夏阳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绕着这恼人的高原行军的！都是因为它，初尝太平滋味的大晁又在夜北“下面”





摆上了一百七十万雄兵，皇帝陛下本人就带着已经成为了传奇的七千蓝衣等候在那里。盛世的影子眼看又去得远了些。那到底是面怎样的镜子呢？

军中传说陛下有三面铜镜。一面看的是天下的山河，那面镜子陛下每天都贴身带着。一面看的是将要兴起的刀兵，据说陛下登基那天焚化了祭祀星辰诸神的铜镜就是——因为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刀兵了。还有一面看的是世上的美女，九州大地上最美的女子都在镜中展现出她们的容颜。那面镜子是陛下起兵时弃于建水中的，却在登基后启用了一万河工把它寻了出来。属下们都说我们这次携带的铜镜就是。

“果然是那面铜镜么？”言涉坚问过我。

我不知道。

陛下用红锦裹着那铜镜递给我的时候对我说：“雨安啊！这红锦只有交给镜中人的时候才能打开。不要耽误了。”

“镜中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你想先看看么？”陛下盯着我的眼睛问，“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末将知罪！”我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阶前，脖子上背上“刷”地涌出一片密密的汗珠来，“末将不敢！”我深深地把头俯了下去。

陛下微微一笑：“你这个问题合情合理，又有什么罪过？”

“陛下既如此说，末将到时候就该知道交给何人。跟随陛下十一年，末将按陛下所令行事从来不需思量，从来没有出过岔子。如今……如今……”我哽咽着说不下去，叩头如捣蒜。

“好了，雨安。”陛下走到我面前，扶住了我沾满鲜血的头颅，“知不知道，为什么这次让你去？”

“末将不知道。”陛下的手仍扶着我的额头。我不敢摇头。更何况陛下力拔山河，我就是敢摇也摇不动啊！

“我身边多的是谋士演者，哪个不是巧舌如簧？秘术术师，每每可以生死白骨。就算说起武将，五族豪杰当中你区区一个蓝衣统领谢雨安又算得了什么？”陛下松开了手，“若论忠心，陛下放声长笑，“就算我一统天下生灵涂炭无数，可是身边死士何下千人？”他豪迈的笑声震得大殿中的窗棂也哗哗作响。“你跟随我不过十一年，也远不是我起兵的子弟。可是殿下群臣，若你也当不得此任，那别人也不用去了。”他忽然低下头直视我的双眸，“雨安，我大晃天下万里，除我以外，唯有你是英雄。”

我的心顿时沉入了冰窖，牙关得得作响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怕什么？”陛下又笑，“你一向为我出生入死，七千蓝衣所向披靡。单是为我挡箭挡刀，你身上就多了五处伤痕。死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末将……末将，”我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稳住呼吸，“末将不敢。”

“你不要怕，我再怎么也不会怀疑你。”模糊的视线里面，我竟然看见他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，“大晃根基未稳，没有一点霹雳手段，又怎么稳得住这亘古以来最大的基业？民间说我刻薄寡恩，你以为我听不到？嘿嘿，他们知道什么？！”

“陛下天纵英明，愚民怎么明白。”我真诚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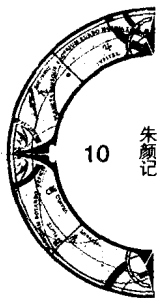
陛下紧紧盯了我一眼，片刻才说：“雨安，若是别人，我就当他公然阿谀，也是个废官抄家的罪名。唯有你……”他长叹了一口气，“不管我给你什么样的命令，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你信我，我知道。我说你是除我之外天下的英雄，你也当信我。”

“末将明白。”我叩头谢恩。

“你去吧！见了那人，你自然知道，那是天下最美的女子。带她回来。”

言涉坚面前，我不用说假话，并肩厮杀了十一年，天下没有





人比我更了解他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老实地回答他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事情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他揪着大胡子。我知道属下们都好奇，他们从来也没有这样接近过陛下的秘密。在这艰苦的行程中，浮想联翩也是自然的。

“有一回，钦天监界博士对我说，”我回忆着，缓缓地说，“天下只知陛下有三面神镜，其实陛下哪里需要呢？”

“界海天博士？”言涉坚的眼睛瞪得像对铃铛，“被殿前泉首的钦天监界海天？他居然会跟你说这些？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”

“殿前泉首的前一天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
言涉坚的表情丰富得要命，好一会儿他才想起自己的问题：“可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也许是说陛下没有那么多镜子，也许是说陛下根本不需要用到神镜……”

“也许是说，神镜其实只有一面。”言涉坚自作聪明地猜测道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事情。”很多事情还是少想的好。少想想，就会少很多的烦恼。反正事情该发生的时候总是要发生。

不过后来那些日子，言涉坚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车队边，脸上的表情神圣得很。

我们是昨天傍晚到达白马的，这是热河部首领七海震宇的金帐驻地，陛下所说的那人应该就在这里。热河部是夜北七部游牧蛮族中的一支，不过近十年来崛起得很快，隐隐已经有领袖夜北的意思，号称十万带甲。

说是为皇帝陛下和亲来的，在荒原上跋涉的时候，属下都怀疑我们这次来的真实目的。的确，这样恶劣的生态，怎么滋养得

出美丽的女子来？可是到了白马才算开了眼界，这里的女孩子居然个个都是国色天香。

我这些属下战场上都是些搏命的主，我也没有亏待过他们。最好的酒，最快的马，最利的刀，最甜的女子，在哪一处他们没有享受过？就是待遇最高的七千蓝衣中，我这些鬼弓也绝对享有对战利品的优先权，哪怕是别的名臣宿将也不曾对此稍有微辞。可是昨天在看见那几个斟酒的雪肤蓝眸的女孩子的时候，竟然有不争气的家伙把头盔都掉在了地上。难怪热河部号称百年征战不断，就算他们想好好过日子，只怕周遭的部落也垂涎于他们的女孩子吧？

七海震宇是个了不起的人，我一看见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四十多岁的年龄，和陛下应该相去不远，面相上却沧桑得多，一头金发已经转成了灰白的颜色。可是他那双眸子……是的，那双眸子并没有精光四射，灰蓝得望不到底，却蕴涵着说不出的力量和智慧。我跟着陛下横跨八荒，厉害的角色实在也见过不少，却还不曾迷失在谁的眼眸中。陛下当然除外，我从来不敢主动直视他的眼睛。

言涉坚后来和我说七海震宇一定是个非凡的勇者。这个呆子，光知道拼命，勇者算得了什么？和我一起效力陛下的武士中，还少得了敢于迎着几十名夸父的大斧或者河络的百射弩冲锋的勇者，可是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恐怕连尸骨都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勇者不过是用来驱策的鹰犬而已，有没有他们的存在并不损害大局。我不好直说，言涉坚也不过是个鹰犬，虽然我们是交根底的兄弟。其实他还是个笨笨的鹰犬，当然，战场上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。

七海震宇……他是一个英雄。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想起了陛下传镜的那一幕。陛下要用我而已，他其实不必那么抬举我。

